

从档案看邓稼先学生时代二三事

▶ 石慧中



邓稼先（1924.6.25—1986.7.29），生于安徽怀宁，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技术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赴美求学，仅用两年获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调至二机部九院，投身“两弹”研制工作，与团队一起用6年时间于1964年研制成功原子弹，之后又用了不到3年时间，于1967年研制成功氢弹。1972年任九院副院长，1979年任院长，1980年荣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当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和十二届中央委员。因在一次核试验中受到严重辐射而罹患癌症，于1986年逝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学长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邓稼先作为西南联大校友，与清华有着深厚渊源。在今年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物院）联合主办的“千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纪念邓稼先诞辰一百周年专题展”中，我们将珍藏的邓稼先学籍卡、学生名册、信件、手稿、奖章等档案实物进行展出。在邓稼先学长的性格中，兼具着机敏好动与憨厚诚恳等看似相反的特质，这与他从小生活、成长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邓稼先伏案苦读的学生时代鲜有照片或文字资料留存，但通过这些泛黄

的档案，我们得以窥见邓稼先学长青春岁月的一斑。

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珍藏的邓稼先学籍卡上，记载了他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并记录了他父亲的信

息——邓以蜚，字叔存。邓稼先成长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邓艺荪曾任安徽省教育司长，父亲邓以蜚是著名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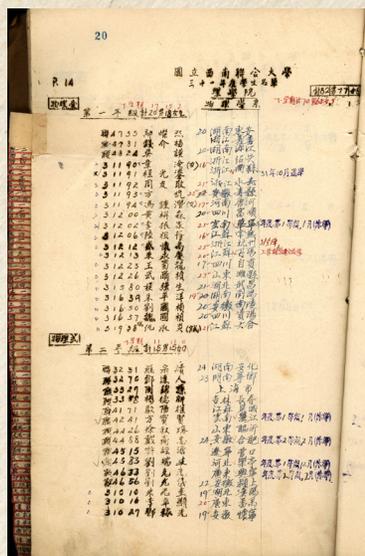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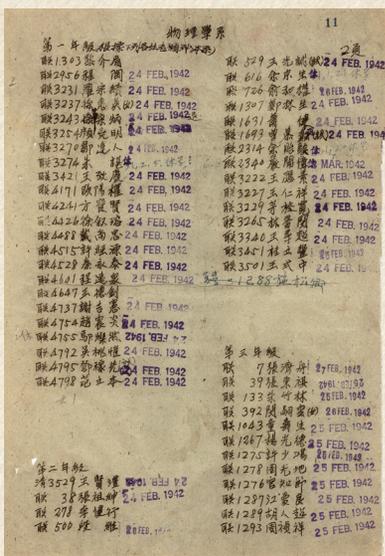
邓稼先的西南联大学籍卡

* 本栏目由本刊编辑部与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合办

从学籍卡上还可以看到，邓稼先的家庭住址为北平西四砖塔胡同西口内四十一号，他是出生后八个月随家人一起从老家安徽怀宁迁来北京的。邓稼先小学就读于北平西城武定侯胡同小学，四年级改读北平四存小学，十一岁在志成中学念初中，初二又转学崇德中学，并在这所学校读到高中。在书香环境中长大的邓稼先痴迷阅读，常去旧书摊寻找伪官方禁读的书籍。从这些书籍中他吸收了大量养分，中学时的他思想活跃，常常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并与思想激进的同学一起聚会议论天下大事，在相互影响和彼此激励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越发成熟。

念完高二后崇德中学停办，邓稼先回到志成中学念高三，期间日军占领城市后逼迫市民和学生开会游行庆祝。邓稼先在不堪受辱之下撕碎纸旗，被日本人发现，校长得知此事后担心他的安危，去邓稼先家中劝他父亲带他离开。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邓稼先已成长为一个热爱祖国，关心社会，充满理想抱负的好青年。

也由此，还是一名高中生的邓稼先开始了漫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先是前往四川，在四叔邓季宣任校长的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插班读高三，并于1941年高中毕业。在前往重庆考大学的



姓名	学号	系别	姓名	学号	系别
邓稼先	4795	物理系	邓稼先	31027	物理系
...

邓稼先 1941-1945 年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的学生名册

途中，邓稼先遭遇日军轰炸，险些丧命，也正是在这跌宕的一年里，他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在一些书籍或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邓稼先在西南联大的学号为 4795，然而事实并非仅仅如此。在学籍卡上，4795 这一学号被划去，右上角写上了新的学号 31027。同时在学籍卡右上方的学

籍一栏中，原本的“试读生”三个字被更改为“正式生”。

读者可能会好奇，学号为何会发生变动呢？学籍又是何时进行改变的？

我们可以在学籍卡最下方的一行小字中找到答案：卅一年度改为正式生，梅代教务长批准。



1949 年，邓稼先到杨振宁曾就读的芝加哥大学参观，两人在物理楼前互相拍摄的照片

这句话里的民国卅一年度即为 1942 年，“梅”则指的是时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的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也即是说，邓稼先最初其实是作为一名试读生入学的，在 1942 年时才被梅贻琦校长批准成为正式生。这一改动恰好也与西南联大学生名册中的信息相对应：

在西南联大 1941 年的学生名册上，邓稼先作为一年级学生，其名字后面标注有“（试）”字，而在 1942 年的学生名册上，这一标注就不再出现了。这也印证了邓稼先在升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后拥有了正式生的身份。

西南联大历年的学生名册现珍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在 1941-1945 年间可以看到邓稼先四年中的就读记录。其中，邓稼先一、二、

四年级的学生名册是按照学生所在的系进行划分的，而三年级的学生名册则按照姓氏笔画进行划分。

在二、四年级的学生名册上，可以看到邓稼先与朱光亚是同一届学生，两位“两弹元勋”的名字出现在了同一列名单上，见证了他们相识于学生时代的缘分。

与邓稼先在年少时结缘的还有另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物理学家。他与邓稼先有着一生的友谊，初中在崇德中学就读时，就常作为学长在数学、物理方面对邓稼先提供帮助，后来两人又共同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的不同年级，并先后赴美留学——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友谊结缘于清华。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曾

在清华大学西院 9 号居住，与清华西院 11 号的杨振宁一家毗邻而居。两家主人邓以蛰、杨武之既是安徽同乡，又是清华同事，他们的友谊延续到了下一代身上。

在西南联大时，邓稼先常和杨振宁在校舍东墙根底下的大树旁一起念古诗，一个人背诵，另一个人拿书对照着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能拥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十分不易，西南联大的学习条件虽然艰苦，但两人仍坚持刻苦攻读，并以古诗来陶冶自己的情致。

2024 年中物院赠予清华大学档案馆多份与邓稼先相关的档案复制件，其中有一份邓院长的政治文艺书籍清单。从清单中可以看出邓稼先买书的范围极广，因为他的爱好多，除本行业的书以外，音乐、外国文学直至围棋布局，均有所涉猎。由此可见，邓稼先始终保持着学生时代的阅读习惯，是始终如一的爱书之人。

在中物院赠予清华大学档案馆的邓稼先档案中，还有一封弥足珍贵的信件，见证了邓稼先与杨振宁维系一生的友谊。这封信是 1971 年 8 月 13 日，邓稼先在杨振宁回到阔别 26 年的祖国时写给他的，信中有两处文字极为感人。

首先是在第二段中，邓稼先写道：关于你要打听的事，我已向组织上了解，寒春确实没有参

加过我国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我特此写这封信告诉你。

寒春（Joan Hinton）曾是杨振宁同一个实验室的研究生。当时杨振宁回国探亲，刚得知邓稼先的确是设计中国原子弹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离开北京前，他想到前段时间听闻外国同学寒春到北京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消息，忍不住问邓稼先：寒春有没有参加中国原子弹的策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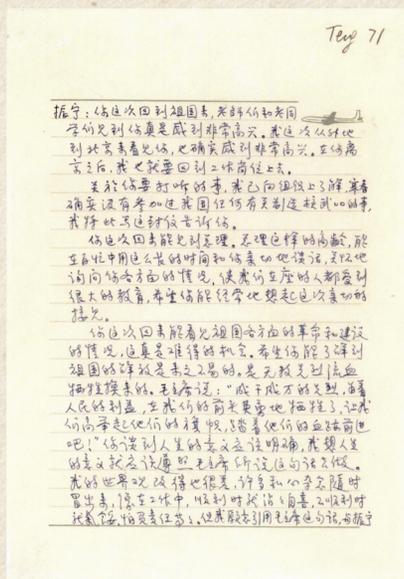
邓稼先觉得没有，可是要去证实一下。第二天，杨振宁在上海收到了邓稼先的这封信，给了他极大震动。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核武器研制过程中，除了最早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信中第二个值得关注之处是在末尾，邓稼先写道：这次在北京见到你，时间虽然不长，但每天晚上回来后心情总是不很平静，从小在一起，各个时期的情景，总是涌上心头。这次送你走后，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夜深了，不多谈了。代向你父母问安。祝两位老人家身体健康。祝你一路顺风。

两人都十分珍惜彼此的友谊。在1993年杨振宁回忆邓稼先的文章中，也曾感慨万千地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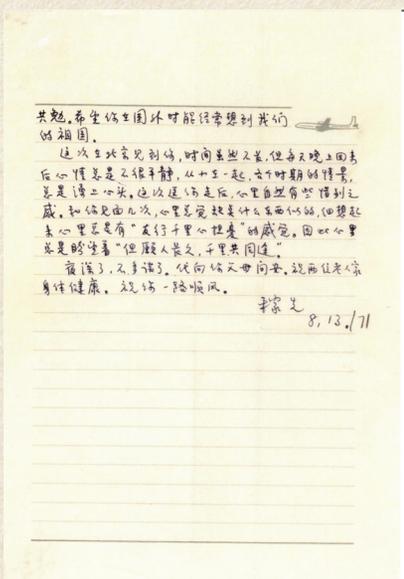
杨振宁回国时合影



邓稼先写给杨振宁的信

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都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在2021年清华大学为杨振宁举办的百岁华诞生日会上，他忽然回忆起邓稼先，讲述了这封信



背后的故事，并特别提到了邓稼先为他写下的这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如今我们读此信，不知邓稼先写下这句诗时，是否想起了他的学生时代，也不知当年他与发小在西南联大的树下共读古诗时，是否也曾一起望着明月朗读过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